

神僧傳

卷一之三



御製神僧傳序

神僧者神化萬變而超乎其類者也。然皆有傳散見經典。觀者猝欲考求。三藏之文宏博浩汗。未能周徧。是以世多不能盡知而亦莫窮其所以為神也。故間繙閱采輯其傳。總為九卷。使觀者不必用力於



搜求一覽而盡得之。如入寶藏而衆美畢舉。遂用刻梓以傳。昭著其迹於天地間。使人皆知神僧之所以為神者。有可徵矣。用書此于編首。庶見其大意云爾。

永樂十五年正月初六日

神僧傳目錄

第一卷

摩騰

法蘭

世高

僧會

朱士行

訶羅竭

耆域

法朗

佛圖澄

佛調

法慧

第二卷

道安

曇猷

曇翼

曇始

法顯

法曠

慧遠

鳩摩羅什

法安

曇霍

曇邕

僧朗

佛陀耶舍

曇無竭

佛馱跋陀羅

曇邃

登師

寶通

慧紹

慧紹

第三卷

曇無懺

杯渡

曇諦

求那跋摩

僧亮

道生

曇摩密多

求那跋陀羅

慧達

勒那漫提

僧意

道豐

僧稠

寶公

阿禿師

僧達

玄暢

曇超

法度

惠瑱

僧群

第四卷

慧通

邵碩

法願

寶誌

香闍黎

道琳

嵩頭陀

阿專師

達磨

通公

僧林

慧約

檀特師

植相

陸法和

尚圓

法聰

僧安

傅弘

慧思

第五卷

普明

玄光

明達

道舜

道先

法安

智顛

智曠

法充

慧侶

法喜

普安

道英

法進

僧朗

惠祥

無相

明恭

曇詢

智滿

智晞

惠主

明淨

智璨

知苑

大志

智聰

善道

第六卷

法順

志寬

世瑜

玄奘

法敏

慧璿

豐干

寒山子

拾得

法沖

通達

岑闍黎

慧悟

法融

智勤

道宣

英師

窺基

洪昉

華嚴和尚

清虛

金師

第七卷

慧安

僧伽

惠安

秀師

萬廻

虔寂

元珪

通玄

一行

無畏

金剛智

鑒源

義福

真表

明達

法秀

懶殘

西域僧

本淨

懷玉

無相

嵩岳僧

儀光

慧因

普滿

第八卷

地藏

鑒貞

無漏

不空

道昭

玄宗

惠忠

崇惠

靈坦

慧聞

難陀

和和

義師

代病

廣陵大師

靈默

澄觀

隱峯

圓觀

智誓

素公

弘道

清公

惟瑛

文爽

鑑空

無著

知玄

第九卷

金剛仙

懷信

知廣

從諫

普聞

懷濬

辛七師

簡師

契此

阿足師

惟靖

齊州僧

蜺子和尚

扣冰古佛

全宰

延壽

全清

自新

法本

點點師

行遵

僧緘

智暉

谷泉

鑛師

志言

宗本

悟新

淨梵

道隆

靈芝

常羅漢

膽巴

神僧傳目錄

神僧傳卷第一

摩騰

釋摩騰本中天竺人也。羨風儀。解大小乘經。常以遊化為任。往天竺附庸小國講金光明經。會敵國侵境。騰惟曰。經云。能說此法。為地神所護。使所居安樂。令鋒鏑方始。曾是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勸。遂致二國交歡。由是顯譽。逮漢永平中。明帝夜夢金人飛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以為然。即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天竺尋訪佛法。愔等於彼遇見摩騰。要還漢地。騰誓志弘通。不憚疲苦。冒涉流沙。至於維也。明帝甚加賞接。於城西門外立精舍以處之。漢地有沙

門自騰始也。但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後卒於雒陽。有記云：騰譯四十二章經一卷，初緘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中。騰所住處，今雒陽城西雍門外白馬寺是也。相傳云：外國有王嘗毀破諸寺，唯招提寺未及毀壞。夜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以啓王。王即停壞諸寺，曰：改招提以為白馬，故諸寺立名，多取則焉。

法蘭

竺法蘭，中天竺人也。自言誦經論數萬章，為天竺學者之師。時蔡愔既至彼國，蘭與摩騰共契遊化，遂相隨而來。既達雒陽，與騰同止。少時便善漢言，愔於西域獲經，即為翻譯。所謂十地、斷結、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會移都寇亂，四部失本不傳。江左唯四十

二章經，今見在。可二千餘言。漢地見存諸經，唯此為始也。愔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弟。四作。既至雒陽，明帝即令畫工圖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舊像今不復存焉。又昔漢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問東方朔。朔云：可問西域梵人。法蘭既至，衆追問之。蘭云：世界終盡，劫火洞燒，此灰是也。其言有徵，信者甚衆。後卒於雒陽。春秋六十餘矣。

世高

安清子世高，安息國王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尅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竒之。雋異之聲，早被西域。

讓國出家脩道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既而遊方遍
歷諸國以漢桓初年到中夏通習華言宣譯諸經多有
神迹自稱先身已經出家有一同學多瞋分衛值施主
不稱每輒懟音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
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
懃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得道必
當相度既而適廣州值寇亂路逢一少年唾手拔刀曰
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遠來相償卿之忿怒故
是前世時意也乃延頸受刃容無懼色少年殺之觀者
填陌莫不駭其奇異已而神識還為安息王太子遊化
中國值靈帝末關洛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
度昔同學行達邾音亭湖廟此廟舊有威靈商旅祈禱

能分風送船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
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
三十餘船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使呼上
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昔外國與子俱出家
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為邾亭廟神周迴千里
並吾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
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
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
千疋并雜寶物可為立法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遠來
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
不怪也神從牀後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
膝邊高向之梵語數番讚頌數契蟒悲淚如雨須臾還

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颺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便達豫章。即以廟物為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跽高前。受其呪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邦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矣。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已少年。時少年尚存。高徑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喜相向。云。吾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悔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群鬪者。誤傷高首。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懃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知。莫不歎異焉。

僧會

釋僧會。俗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賈移于交阯。會年十餘歲。二親並亡。以至性居憂。服闋出家。厲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解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辨於樞機。頗屬文翰。時孫權已制江左。而佛教未行。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國以初見沙門。觀形而未及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稱沙門。容服非常。事應檢察。權曰。昔漢明帝夢神。號稱為佛。彼之所事。豈其遺風耶。即召會詰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逾千載。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及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能

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請期七日。乃謂其屬曰。法之興廢。在此一舉。今不至誠。後將何及。乃共潔齋靜室。以銅瓶加几。燒香禮請。七日。期畢。寂然無應。求申二七。亦復如之。權曰。此欺誑。將欲加罪。會更請三七日。權又特聽。會謂法侶曰。宣尼有言。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法雲應降。而吾等無憾。何假王憲。當以誓死為期耳。三七日暮。猶無所見。莫不震懼。既入五更。忽聞瓶中鎗然有聲。會自往視。果獲舍利。明旦。權自手執瓶。瀉于銅盤。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曰。希有之瑞也。會進而言曰。舍利威神。豈直光相而已。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令試之。會更誓曰。法雲方被。蒼生仰澤。願更垂神迹。以廣示威靈。乃置舍利於

鐵砧碓上。使力者擊之。於是砧碓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嗟伏。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故號建初寺。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至孫皓即位。法令苛虐。廢棄淫祀。毀壞佛寺。嘗使衛兵入後宮治園。於地得一金像。高數尺。呈皓。皓使著不淨處。以穢汁灌之。共諸羣臣笑以為樂。俄爾之間。舉身大腫。陰處尤痛。叫呼徹天。太史占言。犯大神所為。即祈祝諸廟求福。嫁女。即迎像置殿上。香湯洗數十遍。燒香懺悔。皓叩頭于枕。自陳罪狀。有頃。痛間遣使至寺。請會說法。會即隨入。皓具問罪福之由。會為敷析。辭甚精要。皓有才解。欣然大悅。因求看沙門戒。會以戒文禁祕。不可輕宣。乃取本業百三十五願。分作二百五十事。行住坐卧。皆願衆生。皓見慈願廣普。

益增善意。既就會受五戒。旬日疾瘳。乃於會所住更加
脩飾。宣示宗室莫不尊奉。會在吳朝。亟說正法。以皓性
兇粗。不及妙義。唯叙報應近事。以開其心。天紀四年。皓
降晉。九月會遘疾而終。是歲晉武太康元年也。至晉成
帝咸和中。蘇峻作亂。焚會所建塔。司空何充復更脩造。
平西將軍趙誘。世不奉法。傲蔑三寶。入此寺。謂諸道人
曰。久聞此塔。屢放光明。虛誕不經。所未能信。若必自覩。
所不論耳。言竟。塔即出五色光。照曜堂刹。肅然毛豎。由
是敬信。於寺東更立一小塔。唐高宗永徽中。復見形于
越。稱是遊方僧。而神氣瓌異。見者悚然。固知階位。時寺
綱糾詰其由。罵駢逐之。會行及門。乃語之曰。吾康僧會
也。苟能留吾真體。福尔如藍。跬步之間。立而息絕。既而

雙目微瞑。精爽不銷。舉手如迎揖焉。足躄似欲行者。衆
議偃其靈軀。寘於窀穸。人力殫絕。畧不傾移。遂遷于勝
地。別立崇堂。越人競以香花燈燭。繒綵幡蓋。果實衣器。
請析心願。多諧人意。初越之軍旅多寓永欣。其婦女生
產。兵士輦血。觸汚僧藍。人不堪其穢惡。會乃化形往謁
閩廉使李若初。且曰。君侯領越之藩條。託為遷之軍旅。
語罷拂衣而去。尋失踪跡。李公喜而駭。且記其言。後果
赴是郡。及上官訖。便謁靈迹。認當時言者。即斯僧也。命
撤軍家。勒就營幕。又匹婦夜臨。蓐席且無脂燭。鄰無隙
光。俄有一僧秉燭自牖而入。其夫旦入永欣。認會貌。即
是授火救產之僧。自尔民間多就求男女焉。又嘗就閩
閩家求草履。至今越人多以芒屨油襜上獻。感應昭鑿。

各赴人家不可周述。號超化禪師。

朱士行

朱士行。潁川人。少出家。專務經典。嘗講道行經。覺文意隱僻。遂誓志遠求大本。西至于闐。得梵書正本。將歸洛陽。其國學衆乃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若不禁之。恐聾盲漢地。王即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焚之。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為滅。不損一字。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中國。後士行終于闐。年八十。闍維之。薪盡火滅。屍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曰。斂骨起塔焉。

訶羅竭

訶羅竭者。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耆域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儻神奇。住

性忽俗迹行不恒。時人莫之能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並有靈異。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後成羣。晉惠之末。至于洛陽。諸人悉為作禮。域胡毖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與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彷彿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正。實以作器著瓦下。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兩脚孿屈。不能起行。域往

視之。曰。君欲得病差。何不取淨水一杯。揚柳一枝來。域即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而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室。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淤泥者。數升。臭不可近。病者遂瘥。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沙門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讐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乃以杖畫地曰。於斯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

彼寺中。後有賈客胡濕登。謂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法朗

釋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無復堂殿。蓬蒿滿目。法朗等下路瞻禮。見有二僧各居其傍。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汚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興念。為煮糜粥。掃除浣濯。至六日。病者稍困。注痢如泉。朗等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必不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我和尚。久得道。慧可往禮覲。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心。聞

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并至。同當入道。朗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伴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師。道俗宗之。

佛圖澄

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白氏。少出家。清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以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大法。善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臙脂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效驗。欲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洛臺。帝京擾亂。澄立寺之志遂不果。乃潛身草野。以觀世變。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為威。沙門遇害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

化勒於是杖策到軍門。勒大將鄔黑畧素奉法。澄即投止黑畧家。黑畧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黑畧後從勒征伐。輒預尅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黑畧曰。將軍天挺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知術非常。云將軍當略有區夏。已應為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澄知勒不達深理。止可以道術為教。因言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器盛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華。光色耀目。勒由此信伏。澄因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則四靈表瑞。政弊道銷。則彗孛見於上。怕象著見。休咎隨行。斯乃古今之常理。天人之明戒。勒甚悅之。凡應被誅殘。蒙其利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之

胡皆願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為醫療。應時疾瘳。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人夜欲斫營。澄語黑畧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冑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避至黑畧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使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使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諫耳。襄國城澗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丸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

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勅字世龍。謂澄朝已。答曰。正以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往以勅語告之。水必可得。乃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坵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壑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既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既小且驕。輕侮鮮卑奴。奴忿。抽刀刺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室。便欲加手。謂薛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共死於此。內外驚愕。莫敢往觀。勅乃自往視之。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御子。

誠為善事。此法一聞。方為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勅。其眾甚盛。勑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波。勑登城望波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勸勑宥波。遣還本國。勑從之。卒獲其用。時劉載已死。載從弟曜篡。僭偽位。稱元光初。光初八年。曜遣從弟中山王岳將兵攻勑。勑遣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虎堅柵守之。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曰。昨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光初十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勑欲自往拒曜。內外僚佐無不必諫。勑以訪澄。澄

曰。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拘禿當。此羯語也。秀支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拘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言。苦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率中軍步騎直指洛陽城。兩陣纒交。曜軍大潰。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掌觀之。見有大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因以告弘。當尔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勒乃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弥篤。時石葱叛。其年澄戒勒曰。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須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獮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以為兒。勒愛之甚重。忽暴

病而止。已涉二日。勒曰。朕聞獮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為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太子弘襲位。少時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尔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尔不識乎。佐愕然愧

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曰。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疾。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疾。太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酒。將圖為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倘發吾謀。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子僧惠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過人。我倘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惠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難言。欲忍難忍。乃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俄而事發。

方悟澄言。後郭黑畧將兵征長安北山。羗墮羗秋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陷敵。令衆僧呪願。澄又自呪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向則困復更呪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畧還。說墮羗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小人乘公馬。濟與不濟。任命也。黑畧得其馬。故獲免。推驗日時。正是澄呪願時也。偽大司馬燕公石斌。虎以為幽州牧。鎮羗。兇湊聚。因以肆暴。澄戒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氏。虎彎弓揔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以傷恩也。何有

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軍出。淮泗隴北。丸城皆被
侵逼。三方告急。人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而更致
外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讓虎曰。
王過去世。經為大商主。至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
羅漢。吾此身亦預斯會。時得道人謂予曰。此主人命盡。
當更雞身。後王晉地。今王為王。豈非福也。疆場軍寇。國
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乃信悟。跪而謝
焉。虎常問澄佛法不殺。朕為天下之主。非刑殺無以肅
清海內。既違戒殺生。雖復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
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揚三寶。不為暴虐。不害無辜。至於
兇暴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刑。但
當殺可殺。當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非罪。雖復傾

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興慈。廣及一切。則佛教
永隆。福祚方遠。虎雖不能盡從。而為益不少。虎尚書張
離。張良。茅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淨
無欲。慈矜為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恠未已。遊獵無
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報之可希耶。離茅後
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
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
於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
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而化焉。澄常遣弟
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掌中見買香弟子。在
某處被劫。垂死。因燒香祝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
月某日。某處為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賊無故自

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使言掘取。果得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戒。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時魏縣有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天馬。趙興太守藉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

元和中會。奄至今日。酉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銷于壤。邊荒不能尊。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永以歎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為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閻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論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已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升中堂。澄忽驚曰。幽州當火災。仍取酒灑之。

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驗幽州。云尔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羨服。豈非洛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氏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老使少者不懼。遂便寓言。不復章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虎臨喪。仍行

大逆。虎以澄先戒。故獲免。及宣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為重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可六十餘歲。如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艸宮也。虎不從。以鐵鑊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百餘人。皆輾裂支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尔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大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荅不得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荅不得。乃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將萌。已

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骸骨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乃忽尔告終。即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入生死。道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矣。夫道重行全。德貴無怠。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祉。而布政猛烈。理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歿無遺恨。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為鑿壙營墳。至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四年也。士庶悲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十

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左乳旁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甚美。妙解深經。旁通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兇彊。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僧。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里路。足涉流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

九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或不履。無欲無求。受業追隨。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棺中。後再閱纂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或言澄死之日。有人見澄於流沙。虎疑其不死。因發墓。開棺視之。唯見一石。虎曰。石者朕也。師葬我而去矣。未幾虎死。後慕容雋都鄴。處石虎宮中。忽夢見虎。啣其解。意謂石虎為祟。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彊不毀。雋踰踏之。罵曰。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為汝兒所圖。况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而葬之。麻襦所言一柱殿也。後符堅征鄴。雋子暉為堅大將。郭神虎所執。實先夢虎之驗也。

佛調

也。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事佛圖澄為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既奉調為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共審兄安否。調曰。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

弭耳下山。從者駭懼。調後自剋將止之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長久。尚有崩壞。豈况人物而求永存。若能蕩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乃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

法慧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

乞食。輒賫繩牀自隨。於閒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滄沒。多有死者。

神僧傳卷第一

神僧傳卷第二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也。家世為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鄉鄰嗟異。年十二出家。神聖聰敏。貌甚寢陋。不為師之所重。數歲之後。方啓師求經。師與辨意經一卷。可五千言。安齋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以暗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復與成具。光明經一卷。不減一萬言。齋之如初。暮復還師。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師大驚。嗟敬而異之。後為受具戒。恣其遊學。至鄴。遇佛圖澄。因事澄為師。及石氏將亂。與弟子惠遠等四百餘人。渡河南遊。夜行。值雷雨。乘電光而進。

前行得人家見門裏有一馬柳柳之間懸一馬兜可容一斛安使呼林百升主人驚出果姓林名百升百升謂是神人厚相賞接既而弟子問何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兜容百升也既達襄陽復宣佛法時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其先籍安高名及聞安至止即往修造既坐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谷安注諸經恐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甚遠理願見瑞相乃夢見道人頭白眉長語安云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通可時時設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尚所夢即賓頭盧也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寺房既窄濶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窓而出入遽以白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罪深詎可度脫答曰甚可脫耳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即見雲開備觀兜率妙勝之報又曰當浴聖僧方果所願具示浴法後安設浴見有數十小兒入寺湏臾但聞浴室用水聲久之不見開室而巾濕水減安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十年也

曇猷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蠱家乞食猷祝願畢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

石室坐禪。有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
睡。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去。有頃
壯蛇競出大十圍。循環往復。舉頭向猷。經半日復去。後
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
推室以相奉。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接。何不共住。神曰。
弟子無為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人來往。
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
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
餘年。寒石山是我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
執手。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鞞吹角。凌雲而去。天台懸崖
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
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萋苔青滑。自終古已來。

無得至者。猷行至石橋。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
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乃退。道經一石室。過
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
人著單衣。憤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
騷動。大深愧怍。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
已移。請留令住。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
沙門。精勤佛事。令懺穢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
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以太和之末
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體綠色。其後人入山。登巖見
猷屍不朽。

曇翼

釋曇翼。姓姚氏。羌人也。年十六出家。事安公為師。在檀

溪寺。晉長沙太守滕含之於江陵捨宅為寺。告安求一
 僧為總領。安謂翼曰。荆楚士庶始欲師宗。成其化者。非
 尔而誰。翼遂杖錫南征。締構寺宇。後至賊越逸。侵掠漢
 南。江陵闔境避難。上明翼又於彼立寺。群寇既蕩。復還
 江陵。脩復長沙寺。丹誠祈請。遂感舍利。盛以金瓶。置于
 齋座。翼乃頂禮立誓曰。若必是金剛。餘陰願放光明。至
 乎中夜。有五色光彩從瓶漸出。照滿一堂。舉眾驚嗟。莫
 不挹翼神感。後入巴陵。君山伐木。值白蛇數十。卧遮行
 轍。翼退還所住。乃謂山神曰。吾造寺伐材。幸願共為功
 德。夜即夢見神人告翼曰。法師既為三寶。須用特相隨
 喜。但莫令餘人妄有所伐。明日更往。路甚清夷。於是伐
 木沿流而下。其中伐人。不免私竊。遂至寺上。翼材已畢。

餘人所私之者。悉為官所取。其誠感如此。翼常歎寺立
 僧足。而形像尚少。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
 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晉太元
 十九年甲午之歲。二月八日。忽有一像現于城北。光相
 衝天。時白馬寺僧眾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祇禮。
 謂眾入曰。當時阿育王像降我長沙寺焉。即令弟子三
 人捧接。飄然而起。迎還本寺。道俗奔赴。車馬轟填。後蜀
 賓禪師僧伽難陀從蜀下。入寺禮拜。見像光上有梵字。
 便曰。是阿育王像。何時來此。時人間者。方知翼之不謬。
 年八十二而終。終日像圓光奄然。靈化莫知所之。道俗
 咸謂翼之通感焉。

曇始

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既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殺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拓跋燾復克長安，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浩，少習左道，猜嫉釋教。既位居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感其言，以北燕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末，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官。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斫之，體無餘異。唯劍所著處有痕如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餞之。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過失。始為說法，明辯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崔寇二人，次發惡病。始後不知其所終。

法顯

釋法顯。姓龔氏。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齧亂而亡。其父
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為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
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
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
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
過人。葬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
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
欲湏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
人。恐來世彌甚。貧道預為君憂耳。言訖即還。賊棄穀而
去。衆僧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齊。常慨
經律外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等發
自長安。西渡流沙。其路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

緣委命直過險難。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
風雨沙礫。山路艱危。辟立千仞。凡度七百餘所。次至小
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
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
命也奈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
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暝過之。顯欲
詣者。聞岨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險。阻且多黑師子。亟經
敬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里。誓到靈鷲。身命不期
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
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
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
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躡顯前。舐脣

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妥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返。路窮幽梗。止有一徑。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器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少僧。顯問曰。向者。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至中天竺。於摩揭提波連弗邑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停二年。復得彌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船。循海而還。船有二百許人。值暴風雨。衆皆惶懼。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

得無傷壞。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顯既出大泥洹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名。居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別經室。與雜書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

法曠

釋法曠。姓臯氏。下邳人。寓居吳興。早失二親。事後母。以孝聞。及母亡。行喪盡禮。服闋出家。事沙門竺曇印為師。印嘗疾病危篤。曠乃七日七夜祈誠禮懺。至第七日。忽

見光明照印房戶。印如覺有人以手振撼。更之所苦遂愈。後辭師遠遊。廣尋經要。還止於潛青山石室。晉簡文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請曠為力。曠乃與弟子齋懺。有頃災滅。東土百姓多遇疫疾。析之即愈。有見鬼者言曠之行住。常有鬼神數十衛其前後。時人咸歎異之。元興元年卒。春秋七十有六。僧臘五十二。

慧遠

釋慧遠。本姓賈氏。廬山樓煩人也。弱而好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故少為諸生。博綜六經。尤善莊老。性度弘偉。風鑒朗拔。雖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年二十一。欲度江東。就范宣子共契。值石虎已死。中原寇亂。

南路阻塞。志不獲從。時沙門釋道安立寺於太行恒山。弘讚像法。聲甚著聞。遠遂往歸之。一面盡敬。以為真吾師也。後聞安講波若經。豁然而悟。便與弟慧持投簪落髮。藉委命受業。既入乎道。厲然不羣。常欲總攝綱維。以大法為己任。精思諷持。以夜續晝。負旅無資。緝續常闕。而昆弟恪恭。終始不懈。有沙門曇翼。每給以燈燭之費。安公聞而喜曰。道士誠知人矣。年二十四。便就講說。嘗有客聽講。難實相義。往復移時。彌增疑昧。遠乃引莊子義為連類。於惑者曉然。是後安公特聽慧遠不廢俗書。安有弟子法遇。曇徽。皆風才照灼。志業清敏。並推服焉。後隨安公南遊。燕沔。偽秦建元九年。秦將苻平寇。并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不能得去。乃分遣徒眾。各隨所之。

皆被誨約。遠不蒙一言。遠乃跪曰。獨無訓勗。懼非人例。安曰。如汝者。豈復相憂。遠於是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住上明寺。後欲往羅浮山。及屆潯陽。見廬峯清淨。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此處去水本遠。遠乃以杖扣地曰。若此中可得栖立。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涌出。浚矣。成溪。其後少時。潯陽亢旱。遠詣池側。讀海龍王經。忽有巨蛇從池上空。須臾大雨。遂以有年。因號精舍為龍泉寺焉。陶侃經鎮廣州。有漁人於海中見神光。每夕豔發。經旬彌盛。怪以白侃。侃往詳視。乃是阿育王像。即接歸。以送武昌寒溪寺。寺主僧珎嘗往夏口。夜夢寺遭火。而此像屋獨有龍神圍遶。珎覺馳還寺。寺既焚盡。唯像屋存焉。侃後移鎮。以像有威靈。遣使迎接。數十人舉之。至水及上船。船又覆沒。使者懼而反之。竟不能獲。及遠創寺既成。祈心奉請。乃飄然自輕。往還無梗。於是率衆行道。昏曉不絕。釋迦餘化。於斯復興。自遠卜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遊。履常以虎溪為界。以晉義熙十二年八月初卒。春秋八十三。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善經律論。化行於西域。及東遊龜茲。音丘龜茲王為造金師子座。以處之。時符堅僭號關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引見二王。說堅云。西域多產珍奇。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堅建元十三年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

非此耶。即遣使求之。至十八年九月。堅遣驍將呂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臨發。堅餞光於建章。謂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之人故也。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尅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至。什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什。載與俱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不納。是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推遷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土可居。光從之。至

涼州。聞符堅已為姚萇所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年稱大安。大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之風。當有奸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晃相繼而反。尋亦殄滅。至光龍飛二年。張掖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弟蒙遜反。推建康太守段業為主。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公纂率眾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威聲。勢必全尅。光以訪什。什曰。觀察此行。未見其利。既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麀作亂纂委大軍。輕還。為麀所敗。僅以身免。光中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廣求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為。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為

灰未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既又治無效。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號大殿為龍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門。號為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生。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剋己脩德。以答天戒。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為主。時人方驗什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教。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

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姚萇僭有關中。亦挹其高名。虛心要請。吕以什智計多解。恐為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興襲位。復遣敦請。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為莖。以為美瑞。謂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吕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長安。興待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初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期。遂有遇於來生尔。什未終。少日覺四大不寧。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心。方復後世。惻愴何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餘卷。唯十

誦一部未及刪繁存其本旨必無差失願凡所宣譯傳
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
當使焚身之後舌不焦爛以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日
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園依外國法
以火焚屍新滅形碎惟舌不灰爾

法安

釋法安一名慈欽未詳何許人遠公弟子也善持戒行
講說衆經兼習禪業善能開化愚蒙拔邪歸正晉義熙
中。新陽縣虎災縣有大社樹下築神廟左右居民以百
數。遭虎死者夕有一二。安嘗遊其縣暮投此村。民以畏
虎。早閉門。問安徑之樹下。通夜坐禪。向曉。聞虎負人而
至。投之樹北。見安如喜如驚。跳伏安前。安為說法授戒。

虎踞地不動。有頃而去。平旦村中人追虎至樹下。見安
大驚。謂是神人。遂傳之一縣。士庶宗奉。虎災由此而息。
因改神廟留安立寺。左右田園皆捨為衆業。後欲作畫
像。須銅青。困不能得。夜夢見一人近其牀前云。此下有
銅鐘。覺即掘之。果得二口。因以青成像。後以一鐘助遠
公鑄佛。餘一。武昌太守熊無患借視。遂留之。安後不知
所終。

曇霍

沙門曇霍。不知何許人也。禿髮。僂。擅時從河南來。持一
錫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
之。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日以還其本主。衣無
所汗。行步如風雲。言人生死貴賤無毫髮之差。人或藏

其錫杖曇霍大哭數聲閉目須臾起而取之。咸竒其神異。莫能測也。因之事佛者甚衆。利廉孤有弟傳檀。假署車騎。權傾爲國。猜忌多所賊害。霍謂傳檀曰。當脩善奉佛。爲後世橋梁。傳檀曰。先世未曾奉佛。今若奉佛。恐違先世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傳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不肯食。傳檀深竒之。每謂傳檀曰。若能安坐無爲。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傳檀不能從。傳檀女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曇霍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傳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曇霍曰。急開後門。及開門則生。不及則死。傳檀命開之。不及而死。後兵亂。不知所在。

曇邕

釋曇邕。姓楊氏。關中人。少仕僞秦爲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年。從苻堅南寇。爲晉軍所敗。還至長安。因從安公出家。安公既往。復事遠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茅宇。與弟子曇果。澄思禪門。嘗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求受五戒。果曰。家師在此。可往諮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恰風姿端雅。後者二十許人。請受五戒。邕以果先夢。知是山神。乃爲說法授戒。神矚以外國七筴。禮拜辭別。倏忽不見。至遠臨亡之日。奔赴號踊。後往荊州。卒於竹林寺。

僧朗

釋僧朗未詳其氏族。京地人也。少而遊方。問道長安。還關中。專當講說。嘗與數人同共赴請。行至中途。忽告同輩曰。君等寺中衣物。似有竊者。如言即返。果有盜焉。後於金輿谷崐崙山中。別立精舍。創築房室。內外屋宇數十餘區。聞風而造者百有餘人。朗孜孜訓誘。勞不告倦。秦王符堅欽其德素。遣使賜遺。堅後沙汰衆僧。乃別詔曰。朗法師戒德冰霜。學徒清秀。崐崙一山。不在搜例。谷中舊有虎災。人常執杖結羣而行。及朗居之。猛獸歸伏。晨行夜往。道俗無滯。百姓咨嗟。稱善無極。故至今呼為朗公谷。凡有來詣朗者。人數多少。未至一日。輒已逆知。使弟子為具飲食。必如言。果至。咸歎有預見之明矣。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五。

佛陀耶舍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之。父遂手脚攣蹙。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為其弟子。時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記二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小乘經數百萬言。年二十七。方受具戒。後至沙勒國。時國王不豫。請僧齋會。太子見而悅之。請留宮內供養。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敬。後羅什往龜茲。為

呂光所執舍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臧遣使要之欲去國人留之停歲許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衣發勿使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美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姚興逼以妾媵勸為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

微言不墜取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不受乃笑曰明旨既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既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之興歎其慎重至長安興自出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偽司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乃試耶舍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執文覆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州沙門竺佛念譯為秦言道含筆受至十五年解座興覲耶舍布絹萬匹悉不受道舍佛念布絹各千匹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賜施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曇無竭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氏。幽州黃龍人。幼為沙彌。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為師僧所重。嘗聞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等。共賣殮蓋供養之具。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率頭那提河。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骨。及親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賣石蜜為糧。雖屢經危棘。而繫念所賣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

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羣。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羣。嗚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幼喪父母。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憐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為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為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脩業精懃。博學羣經。多所通達。少以禪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積載。達

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暫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沙門智嚴西至。屬賓觀法。衆清淨。乃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德。而不遇真匠。發悟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云。佛馱跋陀其人也。嚴既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既度葱嶺。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趾。乃附船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曰。可止於此。船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船還向島下。衆入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

進止。後遇便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往從之。什大忻悅。共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時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俱發。既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為顯異。惑衆僧道。恒等謂曰。佛尚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為慨然耳。於是與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

俱發神志從容。初無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道俗送者千有餘人。姚興聞去。悵快。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挾道來遊。欲宣遺教。絨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指廬岳。沙門釋慧遠。及服風名。聞至。欣喜傾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既而訊訪。果是天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真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未問豪賤。時陳郡袁豹。為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豹隨府。屆于江

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俱歸。安止道場寺。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

曇邕

釋曇邕。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蔬食布衣。誦法華經。又釋達經旨。亦為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請法師九旬說法。邕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子。自爾日日

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見有兩高座。遂在北。弟子在南。如又有講說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神異。至夏竟。神施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十匹。咒願畢。於是而絕。

登師

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寺。通誦法華。晝夜不息。一日忽見空中有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行。如是三載。遠近四衆。嚴持香華。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喧襍。心多散亂。當於清夜受之。至夜正說戒。相三歸。依時。師之口吻放光明。徧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闕。師即不語。光便收斂。師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闕。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是得戒正緣。今更從初。大衆默然。師又說法。還復放光。衆又喧闕。因而且止。明日再來。師即辭別歸山。所現金殿。還復如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也。即於是日倏然超化。

寶通

僧寶通。梵行精脩。長誦法華經。陀羅尼品。稍有靈異。時楊橋村有趙氏家妻。為神所魅。請通持咒。通既至。神即現形。通告曰。神在村中。合當興福。如何反魅於人。神曰。非弟子事。此乃下部小鬼耳。遂呼小鬼至前。責罰趙妻。因此得差。續後趙妻之病。仍發。歌吟竟夕。又告通通。又去。見所責鬼在病牀前。通曰。前已誠治。那得再來。汝若不去。吾當誦咒。令汝頭作七分。如阿黎樹枝也。鬼叩頭求哀。云。不煩咒也。從此病差。鬼不復至矣。

慧紹

僧慧紹。不知出處。孩孺時。母哺魚肉。即吐。自是不茹葷。八歲出家。為僧。通法華經。苦行堅節。後隨師僧。要止臨川。招提寺。常念佛恩之重。誓欲捨身以報。乃顧人斫薪於東山石室。積高一丈。中開一龕。即還寺告師。師諫不從。於是剋日就山。建八關齋會。闔境奔赴。雲滿山谷。至夜。紹自行香。執燭燃薪。入龕而坐。誦藥王捨身品。火沿至額。猶聞經聲。大眾忽見一星大如斗。直下火中。俄而升天。咸謂天宮迎接之瑞。紹嘗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木。切莫伐之。後三日。果爾而生。道俗異之。

悟詮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州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

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一日有僧說相。負覺海字。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悅。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泗。傍有人云。左廊是脩捨橋路人。右廊是毀壞橋路人。若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脩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神僧傳卷第二

神僧傳卷第三

曇無讖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中天竺國人也。六歲遭父憂。獨與
母居。見沙門達摩耶舍。以讖為其弟子。習學小乘。後遇
白頭禪師。遂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經二百餘萬
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
令曰。敢有視者。夷三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
怒欲誅讖。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莫違
大義。何為見怒。傍人為之寒心。其神色自若。王奇其志
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皆驗。西域號為大呪
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
讚曰。大王惠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

德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懺以久處。致厭。遂辭往蜀。賓欲演大乘。彼國不合。乃東適龜茲。慈音丘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懺驚覺。謂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之藏。何以枕之。懺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懺持經去。不以為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懺嘗告蒙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蒙遜不信。欲躬見為驗。懺即以術加蒙遜。蒙遜見而駭怖。懺曰。宜潔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蒙遜曰。鬼已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時魏虜拓跋燾聞

懺有道術。遣使迎之。蒙遜既事懺日久。不忍舍去。後又慰辭以迎。蒙遜既吝懺不遣。又迫魏之強。至蒙遜義和三年三月。懺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蒙遜忿其欲去。乃密圖害懺。偽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臨發之日。懺乃流涕告衆曰。懺業對將至。衆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叢蒙遜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嘉十年也。遠近咸共嗟焉。既而蒙遜左右常白日見鬼神。以劍擊蒙遜。至四月。蒙遜寢疾而亡。

杯渡

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人因目之。初在異州。不脩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渡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渡徐行。走

馬逐之不及。至于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渡河。不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及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襪。纒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怒不均。或嚴冰叩凍。洗浴。或著履上山。或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音子。更無餘物。嘗從延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渡不肯載之。復累足杯中。顧盱言詠。杯自然流。直渡北岸。向廣陵。遇村舍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之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動。渡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李家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有四小兒。並長數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後數日。乃見在西界蒙籠樹下。

坐。李禮拜請還家。日日供養。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鱸。與俗無異。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興伯為兗州刺史。遣使要之。負圖而來。興伯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二十餘日。清旦忽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成。渡云。暫出。至暝不返。合境聞有異香。疑之為怪。處處覓渡。乃見在北巖下。敷敗袈裟於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極鮮香。一夕而萎。邑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鞞履存焉。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渡禮拜。請還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渡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十六枚。吾須用之。荅云。此間止

可有十枚。貧無以買。恐不盡辦。渡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渡密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渡分身他土。所得賜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為功德。經一年許。辭去。欣為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未知渡所在。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施一餒者。渡手弄。反覆還投水。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渡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渡岸。經沙會稽剡縣。登天台山。數月而返京師。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

食。渡往其家。世見迎奉。聞都下復有一杯渡。陳父子五人咸不信。往都下看之。果如其家。杯渡形相。一種陳設。一合蜜薑。及刀子。薰陸香。手中等。渡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渡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家中杯渡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散蜜薑為異。尔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為磨之。二弟還都。云彼渡已移靈鷲寺。其家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渡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船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又見十

餘石人。乃共禮拜還。反行少許。聞唱導聲。還住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為靈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問靈期云。識杯渡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壺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渡住處。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靈期云。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云。此道去行七里至船。不須從先路去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船。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

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渡騎大航。蘭以捶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渡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渡大笑曰。使我還耶。取鉢擲雲中。還接之。曰。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有庾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杯渡。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窳子時為黃門侍郎。在家患病。遣信請渡。渡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窳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為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窳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座有僧勸迎杯渡。渡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為師。因作傳。記其從來。神異不可備紀。元嘉

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為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病而死。諧即為營齋。并接屍還葬。建康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渡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渡死已久。何容得來。道人云。未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即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渡。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渡。與念神呪。明日忽見渡來。言語如常。即為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渡復來。齊諧家。吕道惠聞而怛之。杜天期。水丘無等。並見。皆大驚。即起禮拜。渡語眾人。言年當大凶。可勤脩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就之。脩立故寺。以禳火禍也。頃。史門上有一僧喚渡。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

曇諦

釋曇諦。姓康氏。其先康居國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吳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為母。寄一麈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遇見關中僧。碧音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豬所傷。

神僧傳卷三
六
碧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廼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岷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壽六十餘。

求那跋摩

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本刹利種。累世為王。治在罽賓國。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度。仁愛汎博。崇德務善。其母嘗湏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萬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號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眾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羣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眾。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至闍婆國。初未至一日。闍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旦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勅。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脚。跋摩為呪水洗之。

信宿平復。後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脚指。跋摩又為况治之。有頃平復。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參稟。以元嘉元年九月。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勅交州刺史。令泛船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勅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鬚髯耆閣。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椎。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泥不汙。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

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此山本多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雨。以杖按頭。杼之而去。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巨室彌漫。生青蓮花。沙彌驚恐大呼。往視師子。豁無所見。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羅。云我終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趺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春秋六十有五。

僧亮

釋僧亮未詳何許人。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聞湘州伍子胥廟多有銅器。亮告刺史張劬。借健人一百。大船十隻。劬曰。廟既靈驗。犯者必死。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則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劬即給人船。三日至廟。廟前有兩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執錫呪之。蛇即隱去。俄見一人秉笏出。云。聞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取一。而舫已滿。及歸。颶風水甚利。羣蠻相報。追不及矣。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文帝為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焉。

道生

竺道生。本姓魏氏。鉅鹿人。生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及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時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訕抗。年至具戒。器鑒日深。初入廬山。幽栖七年。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研羣經。萬里從師。未憚疲苦。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還止青園寺。宗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時涅槃後品未至。生曰。闡提皆當成佛。此經未未盡耳。於是文字之師。誣生為邪。擯而遣之。生白衆誓曰。若我所說不合。

經義請於見身即見惡報。若實契佛心。願捨壽時。據師子座。竟拂衣入吳之虎丘山。豎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闡提有佛性處。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羣石皆首肯之。其年夏。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既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肖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若合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於廬山升于法座。講說涅槃將畢。忽見塵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

曇摩密多

曇摩密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之。遂令出家。罽賓多

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羣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為人沉邃。有慧解。儀軌詳正。生而連眉。故世號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勅外司。若有異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密多果至。王自出郊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密多安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密有去心神。又降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既而君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栝千株。開園百畝。房閣池林。極為嚴淨。頃之後。適涼州。仍於公府舊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而出峽。停止荆

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懇惻，祈請舍利，旬有餘日。遂感一衝器出，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其心，頃之。汭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晚憩祇洹。密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爾，傾都禮訊。自宋文素皇后及皇太子公主，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樹掖。參候之使，旬日相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音。賢觀虛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遠近皆號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顛深信正法，以三寶為己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鄖音縣之山建立塔寺，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定林下寺。密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為鍾山鎮岳。埒

美嵩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于南土，凡所游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初密多之發闕實也。有迦毘羅神王，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密多曰：汝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春秋八十有七。

求那跋陀羅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後遇見阿毘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其家世事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髮。精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既有緣。東方隨船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船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宋丞相南譙王義宣鎮荊州。創房殿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村未善華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劔。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

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劔易首。更安新頭。謂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旦起。語義皆通。備領華言。於是就講。元嘉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兇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懔。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恍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勅軍中

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既染豐饌。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准。為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豈是驅迫。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後於秣陵界鳳凰樓西起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眾屢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寺。行道禮懺。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眾遂安。大明六年。天下亢旱。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感。如其無獲。不須

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陛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尋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飛鳥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隆。到大始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別。臨終三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隅中遂卒。春秋七十有五。

慧達

釋慧達。姓劉氏。名寧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後因酒會疾。命終。備觀地獄眾苦之相。因出家為僧。住于文成郡。至元魏太武太延元年。流化將訖。便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

遙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關。則世亂民苦。尔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忽天風雷雨。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鑿。別頭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凌遲。其言驗矣。逮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宛然符會。相好圓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為瑞像寺焉。識者方知其先監。達後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葵子。大可穿之。今城西古寺中塑像在焉。

勒那漫提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五明工道。

術時信州刺史。綦母懷文。巧思多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利益公私。一時之取。又勅令脩理永寧寺。見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平平初無叙。接懷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一蠕蠕。蠕音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懷文旁見。夷言不曉。往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來供奉。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馬。提曰。爾有何耶。曰。弄術之能。無問望山臨水。懸測高深。圍圖鑿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

子實繁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上可有幾許子乎？懷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即知之。懷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之。懷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瘵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稱鏤，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睫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探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卒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勞，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浴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為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為聖，所以不敢提臨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脩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着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歎，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矣。

僧意

釋僧意不知何許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寺有高麗等像七尊，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

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為天帝驅使。拙遑無暇。廢脩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見。但謂是何世貴人。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焉。

道豐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帝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朮。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床頭物。及菽撤床。見向者蒸朮。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

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今成道。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脫。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脅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精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荅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荅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令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

降辛苦。努力勤脩道業。便於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僧稠

釋僧稠。姓孫氏。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癭陶焉。性度純懿。一覽佛經。渙然神解。幼落髮為沙彌。時時輩每暇。常角力為戲。而稠以劣弱。見凌侮。稠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為等輩輕侮。汝以力聞。當祐我。我捧汝足。七日。當與我力。如不與。必死無還志也。如是。至第六日。將曙。金剛形見。手執一鉢。筋謂稠曰。小子欲力當食此筋。稠辭以齋。故不欲食。神乃怖。以杵。稠懼。遂食。食已。神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神去。且曉。乃還所居。同列復戲侮稠。曰。吾有力已。恐汝不能堪。衆

試引其臂。筋骨強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稠曰。吾與汝試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至於梁數四。仍引重千鈞拳。捷驍趨。動駭物聽。衆皆驚服。嘗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為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衆嘆異之。後詣懷州西王屋山。脩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我本脩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湏臾自失。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漬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脚

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為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城甫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荅云。吾見此中。三為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為井。果得鷓鴣。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為惡神所敬。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之力。得免斯難。稠索水。澗之。奄成雲霧。

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饗。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頃臯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汙伽藍。在此候耳。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因謂曰。朕未見佛之靈異。頗可得覩否。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滾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妬。有婢金荊。昌沐令理髮。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音指雙落。又有一婢名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瘡爛。事急就稠懺悔。稠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為妬。前截婢指。已失雙指。又截婢舌。

今又合斷舌。悔過至心乃可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稠大張口呪之。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呪之。遂落。舌亦平復。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既而剋日。准勅。四部彌山。人無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哭響流川。頃有白鳥數百。徘徊烟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

寶公

沙門寶公者。嵩山高棲士也。且從林慮向白鹿山。因迷失道。自將隅中。忽聞鐘聲。尋響音而進。巖岫重阻。登陟而趨。乃見一寺。獨據深林。三門正南。赫奕輝煥。前至門所。看額云。靈隱之寺。門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踴或卧。迴眸眄寶。寶怖將返。須臾見胡僧外來。寶喚不

應。亦不迴顧。直入門內。犬亦隨入。良久。寶見人漸次入門。屋宇四周。房門並閉。進至講堂。唯見床榻高座。儼然。寶入西南隅。床上坐。久之。忽聞東間有聲。仰視見開孔。如井。大比丘前後從。孔飛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訖。自相借問。今日齋時。何處食來。或言豫章。成都。長安。隴右。薊北。嶺南。五天竺等。無處不至。動即千萬餘里。末後一僧從空而下。諸人競問。來何太遲。答曰。今日相州城東彼岸寺。鑒禪師講會。各各豎義。有一後生。聰俊難問。詞音鋒起。殊為可觀。不覺遂晚。寶本事鑒為和尚。既聞此語。望得參話。因整衣而起。白諸僧曰。鑒是寶和尚。諸僧直視寶。頃之。已失靈隱寺所在。寶但獨坐於柞木之下。一無所見。唯覩巖谷禽鳥翔集。喧亂及出山。以問尚

統法師尚曰。此寺石趙時佛圖澄法師所造。年歲久遠。賢聖居之。非凡所住。或沉或隱。遷徙無定。今山行者猶聞鐘聲。

阿秃師

釋阿秃師者。不知鄉土姓名所出。爾朱未滅之前。已在晉陽遊諸郡邑。不居寺舍。出入民間。語譎必有徵驗。每行市里。人衆圍繞之。因大呼以手指脅曰。憐你百姓無所知。不識并州阿秃師。人遂以此名焉。齊神武遷鄴之後。以晉陽兵馬之地。王業所基。常鎮守并州。時來鄴下。所有軍國大事。未出帷幄者。秃師先於人衆間泄露。末年執置城內。遣人防守。不聽輒出。若其越逸。罪及門司。當日并州城三門各有一秃師。盪出遮執。不能禁。未幾

有人從北州來。云秃師四月八日於鴈門郡市捨命。郭下大家以香花送之。埋於城外。并州人怪笑。此語謂之曰。秃師四月八日從汾橋過東出。一脚有鞋。一脚徒跣。但不知入何坊巷。人皆見之。何云鴈門死也。此人復往北州。報語鄉邑。衆共開塚省之。唯見一隻履鞋耳。後還并州。齊神武以制約不從。浪語不息。慮動民庶。遂以祆惑戮之。沙門無疑。以繩鉤首伏法之日。舉州民衆詣市觀之。秃師含笑。更無言語。刑後六七日。有人從河西部落來。云道逢秃師。形狀如故。但背負一繩籠秃師頭。與語不應。急走西去。

僧達

釋僧達。俗姓李氏。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為

業初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
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為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
衆綜業達返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
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
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
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糕
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為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
答糕可將還後當為禮佛兼名也因令通禮之時一拜
兼唱達遣弟子道爽為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
盜犬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為檀越讀經具
問之果云年日來別讀維摩經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
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犬還也至曉犬還

看於項上有銜齒處一日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波
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

玄暢

釋玄暢姓趙氏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為胡虜所滅禍
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
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其後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
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
路由代郡上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
手把一束楊枝一捩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
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
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
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

迄宋之季年。乃飛舟遠舉。適成都止大石寺。手畫作金剛密迹等十六神像。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為菴。弟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巾。還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建刹立寺。名曰齊興。其後惠太子遣使徵迎。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

曇超

釋曇超。姓張氏。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松下。虎兕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

往遼東弘贊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唐靈隱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居在七里灘。以富陽縣人鑿麓山下。侵壞龍室。羣龍共忿。誓言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屈道德前行。必能感致甘雨。潤澤蒼生。功有歸也。超許之。神乃去。超南行五日至赤城山。為龍呪願。至夜羣龍化作人來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與超夢云。本因忿立誓。師既導之以善。不敢違命。明日。晡當降雨。至期沾足。歲以大熟。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法度

釋法度。黃龍人也。南齊初。遊于金陵。高士齊郡名僧紹

隱居瑯邪之攝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及亡。捨所居山為棲霞寺。先是有道士欲以寺地為觀。住者輒死。後為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羣妖皆息。經歲餘。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投刺於度。曰：「斬尚度命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衆。致敬畢。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矣。神道有法。物不得于前後棲託。或非真直。故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受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日一人送錢一萬并香燭等。疏云：「弟子斬尚奉供。至其月十五日。度為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既而攝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矣。今後此。」

惠瑱

釋惠瑱。未詳其氏族。住上黨元開寺。奉戒真確。禪懺為業。後遇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貌髯顏。具好衣服。乘白馬。朱駮。自山頂來。徑至瑱前。下馬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

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餘。雪深道隔。遂免賊難。後晴路開。羣賊重來。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汝等急往共救。乃各嚴器仗入山拒擊。賊便驚散。每日恒憑神力安紫山。昇不測其終。

僧羣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當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回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神僧傳卷第三



